

新观察

在民间生活中发现大美

□李炳银

现实生活的快捷和紊乱,已经使许多人的行为存在严重变形。在这个变形的过程中,有很多的欲望和力量在产生着作用,让人烦恼和无奈。作家也时常更多关心那些在重大事变和突出人物身上发生的显著故事,以社会的焦点关注表达实现文学的目标。这其中有许多的风云内容,让人们生发强烈的情绪感受,以至对社会生活的前景有所期待或发生茫然的失望。

其实,一个社会的基础和稳定、生机和希望,更多地取决于基层民众的品性、行动及情绪感受表现。基层民众是社会生活的源头,是社会这棵大树的根。所以,在社会这个源头根部的发现和表达,是可以从社会的肌理上来认识判断一个社会的情状的。中国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历史上全新的发展强盛和繁荣时期,虽然生活中还总在不断地出现某些令人愤怒的现象,但祥和的局面和内容毕竟是社会生活的主流。多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在面对社会重大主题的时候,同时出现了许多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发现和书写重大各式各样人物高尚情操与动人行为的作品,这些建构于真实人物事迹基础上的精彩故事书写,因为切近社会原本生活环境人物而具有强烈的泥土气息和人性力量。

记得多年前,读过朱晓军的报告文学《“水鬼”的天下》,作品主人公的事迹就一直停留在记忆中,总有一种感动。作品写浙江省温岭市石塘镇海边的一个叫郭文标的渔民,时常不顾个人风险,在大海风浪中救人的真实故事。他总是勇敢无私地救助落水遇难者,当地人喊他“水鬼”。郭文标的行动是非常危险的,但他知道却毫不犹豫、不畏惧、不收手,甚至还要搭上某些人的讥笑和自己的经济损失。他说:“我是渔民,人家遇难了,人命关天,我怎么能见死不救?”他不光救活着的人,遇难死去的人他也要救,对那些不知来历的死者,他非但搭救上岸,还负责安葬,并在相关时节给予祭奠。郭文标这样的精神行动,是对生命的永不放弃,是对死者的尊重和善待,真可以说感天地动,令人敬重。

江西作家卜谷有一篇报告文学,叫《一诺百年的旷世奇缘》,叙述江西兴国县教富村一个叫池煜华的革命老妈妈,用一生等待丈夫归来,最后却没有结果的真实传奇故事。池煜华在丈夫李才莲的影响下参加了革命,李才莲曾经是粤赣边区军事领导人。1933年他们二人成家结婚之后,因为革命需要,李才莲要出门工作。在临出门时,告诉池煜华一定等他归来。池煜华也深情地对丈夫说:“你放心吧,我会等你。”可谁也没有想到,李才莲这一去,竟久无消息。池煜华信守等待丈夫的诺言,等了67年依然不见丈夫归来,就以自己的一生来坚守这个承诺,直到95岁去世。后来各方深入调查表明,1935年2月,因为苏区全部丧失,红军分部突围,李才莲在随瞿秋白、毛泽覃等人突围的过程中,被敌人包围,在战斗中已经牺牲了。在这个漫长的等待中,池煜华曾经经历了万般的生死苦难和曲折艰难,因为日日瞭望,将家门口的门槛都磨下去一个三寸多深的豁口子。可是,对于承诺的坚守使她勇于接受一切的艰辛和煎熬,将革命和亲情的旗帜举到很高很高!

陈启文在青海省三江源的玛多县,遇见一个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自1977年从黄河水利学校毕业,分配来这里担任黄河水文监测工作的谢会贵。(玛多,一个人的记忆)就是讲述这个在高寒缺氧、交通不便、冰天雪地、空旷无边的艰苦环境坚持工作30多年的人,直到建起了现代化的遥测设备,才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这里。可是,他还在壮年的体魄,却因为大自然严峻,磨损成一个沧桑老人。谢会贵所有的经历都是高原景峰般的壮丽故事,每一个都会使人惊讶感叹沉思,产生敬重。女作家长江的《97颗星,我送你们去太空!》讲的是26年间给95颗卫星加注燃料的白崑顺师傅,多年就专干这项工作,无一事故出现。为了这样既非常危险又需要胆量仔细认真态度的工作,白崑顺师傅的手指被腐蚀掉了指纹,记下了一箱子的笔记,以一个“工人”之职,为中国航天事业,写下了伟大的篇章。李长顺的《温暖的围巾》,记述河南安阳西洪沟村86岁的赵中福和老伴张娥梅,16年前在电视上看见边防战士经受严寒,在冰雪天地巡守祖国边疆,很是心疼,决定自己动手纺线织成围巾,免费寄送给边疆战士。16年来,两位老人使坏了6辆纺车,寄出万余条围巾。虽然国家对边防战士已经有较好的防护,但两位老人这种浓厚的关爱之情却是任何物质装备不能代替的。

类似这样发现和书写社会基层民间各种人物传奇般劳动、奉献、牺牲、成就事业,为社会进步建设投入力量的报告文学,这些基层的普通人身上表现出的精神行动,是社会厚土中生长出的健康根苗,看似细小,但却内容饱满的高尚道德文明种子,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暖流,具有滋养和发展社会健康肌体的力量。

这些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地方角落,从民间百姓中采摘来的动人善行故事,温柔深情、动人心腑,很好地体现出文学要发现和表达生

“关注社会基层民间人们的生活现实,应该成为一种作家创作的常态行为。从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看来,关注民间民情更是文学家的不可丝毫放松的功课。”

活中大美的需求。文学并不像有人主张的那样,只是用来揭露和批判。在真实动人的人大人物行动面前,文学需要臣服和保持仰视的姿态。真诚热烈的大美内容就像阳光,可以在逼退阴暗的时候显现更加灿烂的光亮。当然不排除报告文学及当时承担社会重大变革事件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达,但是在这样的表达中过多地浸入了现实的功利目的,而使文学人物情感的描写缺乏内容,带有过分浓重的宣传品特点的时候,作品就会显得虚浮和苍白了。有些历史重大人物事件,如今只存留下一些梗概和结论,作家却非得依赖自己的主观臆想和脱离当时时间环境的想象来铺排成篇,就更是缺乏令读者接受的魅力了。作家若一而再、再而三地粗制滥造,那就只能使自己流于简单的工具,成为没有主见和灵魂的写手。社会生活是文学生长的厚土,活跃在社会生活基层的人们,是文学实现茂盛繁荣的根本基础。作家在这个方向深入扎根,发现理解基层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各样美好人物故事和真诚表达,才会有真正的收获。

不管什么体裁的文学形式,都要用独特真诚的人物行动来表达故事和思想情感。社会生活基层民间自然发生的许多故事人物,因为是在较少受外力影响的环境下产生,因此就具有很强的原始性特点,每一个都是没有重复的“这一个”。若报告文学将“这一个”生动地描述出来,自然会具有非常独特的个性特点。爱因斯坦说:逻辑可以将人从A点引导到B点、D点,可真实的社会生活却可能将人引导到任何一点。这就是生活的无常魅力。尤其是文学创作,非常需要尊重重循环生活的这种魅力,切不可自信和一味仰仗虚构的作用,简单地被逻辑框圈。像上面这些在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故事人物,其独特传奇就都能够说明问题。

关注社会基层民间人们的生活现实,应该成为一种作家创作的常态行为。从社会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的观点看来,关注民间民情更是文学家不可丝毫放松的功课。历史尽管大多是由许多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行为组成,并被记录,但是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却是由基层的火星点燃,社会基层人们的道德行为和命运表现,经常会是社会状态的晴雨表,从中可以发现很多社会生活的新鲜信息,更加深刻敏感地描绘着生活的体温状态。以上许多发生于今天社会基层的德行人物故事充分说明,在社会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刻,在人们的生活环境中还存在许多不如意、无奈的丑陋现象的时候,这些发生于人们的内心和自觉的善良勇敢无私的表现,对于认识和坚持现实生活的发展非常有益。这也会是滋养和助力作家文学创作的功力,使文学创作始终行进在正确的方向轨道上。

文学作品的题材对象选择会对作品成败产生很大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文学作品,写战争不仅仅是写打仗、写科技不仅仅是写技术、写建设不仅仅是写工程,而是要写战争、科技、工程中人物的精神情感和行动表现,从而表现出人在各种复杂环境下的思想情感与品行意志来。战争、科技、工程都是有局限性的,文学追求的是长久和永远的意义。徐迟的著名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很多人都读过,多少人能讲出“哥德巴赫猜想”的数学道理来?但人们都会对陈景润不畏环境艰难、持久攀登科学研究高峰的决心和意志精神感受良多,而这些意志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所以,报告文学创作,作家自己在生活中的独特发现感受具有普遍社会性的内容,才是最好的写作题材对象。“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社会基层民间生活,是文学永远的温床,是文学之花不断茁壮生长的园地。



■印象

张燕玲在《回到人间》一文中有一个提倡:写有情有义有美的文章。张燕玲是如此倡导,也是如此力行。情即情怀,如今,情怀成为一个流行词语。何谓情怀?情怀即初心。又何谓初心?初心即“白心”,即赤子之心。

张燕玲是有初心的。我曾经读过张燕玲的《背景》,这篇文章讲的是张燕玲的大学时代。当时她创办了广西师范大学诗社。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张在七星公园骆驼峰下朗诵诗歌的照片:纯真、稚嫩、激情。张燕玲是1980级的中文系学生。那是一个文学年代,哪怕是远在南疆的桂林,仍然洋溢着文学的热烈。在离开学校将近20年后,她用《背景》回溯了当时校园内外的文学氛围,她视此为她的起点、她的来路、她的背景。

如今人们总是将张燕玲与《南方文坛》联系在一起。人们关注的是《南方文坛》当下的芳华,忽略的是《南方文坛》曾经的落寞。这个刊物是携着80年代文学热的余温创办的。创办之初犹如“小荷才露尖尖角”,以其特有的清新脱俗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然而,没过多久,锐气渐失,视野受限,逐渐成为“被遗忘的土地”。是张燕玲让《南方文坛》走出迷津。1996年第6期,张燕玲主持了《南方文坛》的全新改版。与装帧风格的焕然一新同步,这一期《南方文坛》的封面,对重点文章做了一个推介,如今,回来看这一期《南方文坛》,我很惊讶当年的张燕玲有如此的视野、如此的眼光、如此的魄力。人们常说,创业难,守业更难。然而,从1996年到2022年,张燕玲主编《南方文坛》26年,她始终保持着这个刊物的高度。这种高度,既是学术高度,也是审美高度,更是历史高度。

20年前,初读《背景》的时候,我关注的是张燕玲大学时代的文学氛围,关注的是那个照片中脑后高高束着马尾辫的小女生,我以为那个文学时代是张燕玲的背景。今年春天,当我不知第多少次重读这篇散文时,我仿佛第一次发现,这篇散文已经浓墨重彩写到了桂林文化城,我仿佛第一次意识到,张燕玲的文学背景更开阔、更深远、更雄浑,她源于抗战时期蓬蓬勃勃的民族解放的先锋精神,她源于对于80年代的张燕玲而言的60年前的文人荟萃、群彦毕集的桂林文化城,她源于更为遥远的曾经在独秀峰下演讲的孙中山、曾经作为王城主人的画圣石涛。

人的接受真的是很奇怪的。或者说,人的思维其实是具有其特定的接受范围的。当我在20世纪初阅读张燕玲的《背景》时,我关注的是80年代;如今,在我本人沉迷于桂林文化城将近20年后,重读《背景》,我才意识到对于张燕玲而言,桂林文化城早已是一座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存在。在《背景》中,张燕玲说,背景是一个量大的变数;在《背景》中,张燕玲说他们的师长告诉他们:文学必须与精神与思想相伴,文化必须与创造与活跃相行。

我在想,张燕玲主编的《南方文坛》何以能够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界的一棵常青树,“中国文坛的批评重镇”,实在是因为张燕玲有这样的初心,有这样的情怀,有这样量大的背景,用心深固,始能恒远。

义即道义。在一个追求利益的时代,道义是否还有一席之地?然而,在我看来,在张燕玲的世界,道义永远都被安放在崇高的位置。在这个“不发表就出局”的年代,张燕玲作为《南方文坛》的主编,多少人趋之若鹜。大多数人眼里,看到的只是她的荣耀,却看不到她的担当。我没有做过编辑,但我深知,编好一个刊物的艰难。不仅需要主编的思想高度和学术精度,而且需要面对现实复杂局面的应变能力。思想高度决定刊物的格局,学术精度决定刊物的品质,应变能力决定刊物的生存。所有这一切,汇聚于主编者身上,浓缩成一个词语,那就是担当。

《南方文坛》有一个重要栏目:今日批评家。“今日批评家”于1998年开栏,至今20多年,推出了从“50后”“60后”至“90后”近140位中国青年批评家。2016年,张燕玲专门写有《与“今日批评家”结缘》一文,她写道:“《南方文坛》身处岭南边陲,要想使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版图,少些遗珠之憾,是艰难而永

有情有义有美

张燕玲印象记

□黄伟林

无止境的。我们唯有尽可能以多种渠道发掘新锐,寻找那些活跃在文学现场,颇具潜质的才俊文章,哪怕泼辣新鲜的批评文字出自在读博士,只要他面对文学现场有足够的真诚和个性,足够的敏感和活力,即使修为和学理有所欠缺,我们也愿意推介;而栏目的包容性也须有足够的宽度与敏锐度,并因真挚的爱心与支持而散发温度。那么我们所进行的经典化工作,就有了一份相对系统的关于文学批评的当下描述,并留给文学的未来。”这其实正是一种担当。当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聚焦名家、关注权威、仰望星空的时候,《南方文坛》视界下移,把如此大的篇幅奉献给那些具有潜质但尚未成名的青年评论家,既体现眼光,更彰显勇气。

美即审美。张燕玲是从诗歌走向评论的,她主编的《南方文坛》,无论是文章内容,还是刊物版式,都力求文艺之美。如今期刊越来越强调学术规范。这个强调无疑是正确的,但由此也造成了学术期刊过度同质、千刊一面的局面。然而,阅读《南方文坛》的文章,会发现,在遵守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南方文坛》为作者最大限度保留了文章个性。这种个性,可能是思维的个性、观念的个性,也可能是文风的个性、文体的个性,一言以蔽之,是审美的个性。张燕玲从来没有采取“一刀切”的办法。“一刀切”省心省事;张燕玲采取的是“兼容并包”的办法。说到这个词,不由得想到蔡元培,想到北京大学。张燕玲是有北京大学进修经历的。那时她也就是20岁出头。她在北京大学学习之际,不仅有历史上的“兼容并包”,而且有现实中的“创作自由”。这是张燕玲所接受文学教育和审美积淀的又一重背景。而要做到“兼容并包”,是需要担当的。又说到担当,但张燕玲包容的是美,是文艺之美,她为美而当。

许多人都知道作为《南方文坛》主编的张燕玲,不知道作为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我当然知道。不久前我得到她新出版的集子《淡妆与浓抹》,当时我就阅读了其中不少篇章。事实上,这些篇章大多数我都读过不只一遍。但是,每次阅读,我都会新的感受。以往我赞赏她的《耶稣独秀》《此岸彼岸》《朝云朝露》,但这次阅读,我对《望尽天涯》犹有感触。这是张燕玲36岁时写的散文。以往我只是觉得好,但20年后重新阅读,感触又更深许多。如果说《耶稣独秀》那几篇散文写的是他人,《望尽天涯》却写的是自己,写的是作者本人作为母亲认识自我并走向自我的历程。文学不是理论的修为,而是人生的历练。20年前的我阅读《望尽天涯》,只是皮相之理解;20年后的我阅读《望尽天涯》,因为有了更多人生体验作为基础,理解变得丰富而深入。

张燕玲出版过多部随笔散文集,诸如《此岸彼岸》《静默世界》《好水如风》《淡妆与浓抹》等,当我最初读到她的随笔散文集的时候,发现其中有些文艺评论的文章,心里觉得不是文体违了些。然而,当跳出先入为主的观念,我意识到,张燕玲的许多文学评论,实际上也是随笔散文。像收入《淡妆与浓抹》的长文《南方的文学想象》,以《乌鸟衣》《美丽的南方》《没有语言的生活》等一批西南文学经典为对象,进行富于诗性的阐释,其讨论的话题和评述的对象,决定了该文归属于文学评论。然而,文章的语言既思辨又诗性,既观念又审美,既明晰又灵动,又何尝不可以随笔散文读之。

的确,如果说张燕玲主编《南方文坛》,她包容了评论家和评论文体的个性,那么,当张燕玲本人进行文学评论时,她其实是打通了文学评论和随笔散文两种文体。而在在我看来,她之所以这样做,实在是因为她早年接受的文学教育,这种教育使她在哪怕从事貌似抽象的文学评论写作时,她也不愿意牺牲文学评论作为文学本身的文学之美。

我想说的是,作为《南方文坛》主编、作为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的张燕玲,她所做的一切,其实也是在打造一座桂林文化城,也是在爱护文学和文学人,她有情怀有道义有审美,她是超乎功利观念的。

(上接第1版)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吕梁革命老区。在晋绥边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村,总书记深情地谈到,来到这里深受感动、深受教育。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铭记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辈,永远保持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离开兴县一年后,张卫平开始了长篇小说《红色银行》的创作。抗日战争时期,诞生在兴县的西北农民银行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小说还原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并于2021年出版。郭天印的《铁血围城》以抗战时期著名的沁源围困战为素材,表现了英雄的沁源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与日本侵略者的殊死抗争。近年来,蒋殊一直致力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先后出版了《重回1937》《再回1949》等多部报告文学作品。2021年底,她以朱德总司令亲手所植红星杨为题材创作的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红星杨》出版。《长篇小说选刊》集中选发这三部长篇小说,编辑出版了“山西作家红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专辑”。

此外,表现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觉醒反抗的长篇小说《沦陷日》,表现晋陕地区后方民众参与支持抗战的长篇小说《和平》,讲述红色根据地金融战线开展金融斗争的《英雄年代》,记录抗战时期《新华日报》记者事迹的《邮票里的战争》,反映太原南站地下党支部参加解放战争的《寻找消失的英雄》,反映山西铁路职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报告文学《跨过鸭绿江》等一批作品都在有序推进中。山西文学院与阳泉市委党校联合组织的“红色吕梁”系列丛书12种将在年底完成创作。山西是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不仅存续在山西人的生命中,也存续在作家们的纸笔中。张卫平在谈到创作体会时感慨地说,我们党在那么艰苦的战争年代做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工作。每个人都是值得我们学习敬仰的英雄。

对山西人民来说,2022年的春节格外不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前夕看望三晋大地的父老乡亲,向全国人民拜年。在平遥古城,总书记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守护好前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西西协与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在邀请专家讲座、举办研讨展览等活动中,两个单位发挥各自优势,强化了学习教育成效。山西省作协组织作家开展各种面向社会的公益讲座,向听众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组织作家党史宣讲小分队深入机关、学校、社区宣讲百年奋斗历程。举办“红色童书”讲座与各种形式的新书推介、推介文学作品,传播历史文化。受疫情影响,作家们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讲座。已届八旬的作家张石山不仅出版了《一画开天》《方言古语》《无字天书》等著作,还选择以网络直播的形式传播优秀传统文化。张石山说,现在山西很多作家都扭过头来关注传统文化,他们的文化自觉产生于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网络直播说到底是“道”和“器”的问题,用时代之“器”传播文化之“道”,就是与时俱进。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杜学文受邀做“从华夏文明到中华文明”的讲座,线上听众达七万余人。山西省作协还与山西省委党校社《映像》杂志合作,邀请杨占平、傅书华等开设“百年三晋文脉”专栏。今年7月,“全国文学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召开,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李骏虎作《继承文学传统,弘扬志愿精神,打造特色品牌》的发言,详细介绍了工作情况。

为更好地书写中华文明,作家们走出书斋,走向田野,深入第一线考察采风。侯文宣坚持数年在太行山区进行田野考察,寻找炎帝文化的踪迹。她克服了年龄较大、身体不适等众多困难,终于完成了70多万字的《炎帝文化田野考察与阐释》。乔忠延长期关注尧舜文化,走遍了临汾地区的山山水水,不仅有多部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并著有长篇小说《苍黄尧天》等,最近,他的历史文

化散文《跟着节气过日子——一个人的二十年节气笔记》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王芳通过跟踪剧团与演员,创作出版了《天地间一场大戏》,之后,她深入了表现考古人与考古文化的大篇幅散文创作,有一时间,她就开始了考古工地,与工作人员同吃同住,已有多篇作品发表。

山西省作协利用各种机会组织省内外作家考察山西历史文化遗产。在与湖北省作协共同组织的“黄河与长江对话”活动中,两地作家在永济鹳雀楼上、洪洞大槐树下进行对话。在一年一度的“著名作家看山西”活动中,组织作家参观考察各类文化遗存,极大地增强了作家们的文化自信。

田建文是山西考古研究院的研究员,他献身考古一线近四十年,主持或参与了许多重要考古项目。为了向大家介绍山西存留的历史文化遗产,他撰写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散文,《左传》中的山西等一系列文章受到读者喜爱。在日前召开的全国文物工作会上,田建文受到表彰,并代表考古工作者发言。即使年轻时出过车祸,也没有断绝他从事考古的念头,三次开颅手术后,他顽强地在考古工地重新站了起来,又埋头进入他钟爱的田野考古;他发现了山西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枣园文化,主持、参与了十多个重要发掘项目,推进了学界对山西考古遗存的认识;学会用左手敲击键盘,写出考古报告和论文50多万字。全国文物工作会议上,他受到国家领导人的表扬,也感动了所有参会的人。他立志践行“择一业,终一生”的初心,在对“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的追寻中,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山西省作协将以其事迹为题材的创作列入计划,将在今年完成长篇报告文学的撰写。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中国大地,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山西作家一方面密切关注现实,创作了大量表现中国人民改革奋进的优秀作品,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深情回望历史,表现中华民族奋斗新生的文明历程,从中汲取勇气、自信与力量,传承中华文脉,续写中华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王觅) 8月17日至18日,由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与中国戏曲学院精心打造的南剧《本色》首次在京上演。该剧生动再现了老英雄张富清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的感人事迹,集中展示了他永葆初心、牢记使命、朴实纯粹、淡泊名利的公仆本色。

《本色》共分“保障供给”“抗早救灾”“精简贤妻”“绝壁凿路”“体国克己”“永恒记忆”6幕,还原了张富清在解放战争中亲身经历烽火硝烟与转业后到来凤县工作、生活的片段。作品紧扣一个“藏”字,把老英雄对敌友的胸怀与对老区人民的付出相融合,铮铮铁骨与鱼水深情相辉映。全剧注重细节刻画,表演质朴深情,唱腔优美动听,具有浓郁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该剧由张尧、张安岚任艺术顾问,张法德、叶明理、储永光编剧,李永志执导,于开国、张德志分别饰演中青年和老年时期的张富清。

南剧是流行于鄂湘渝三省市土家族、苗族聚居地区的地方戏曲剧种。来凤县注重南剧传承与发展,先后创作了《本色》等大小剧目28台,还成立了来凤县南剧传习研究所,委托开办南剧培训班。《本色》编创历时3年,先后修改25稿最终审定,于2021年5月在当地成功首演,并在线上线下多次展演播展,受到广泛好评。中国戏曲学院派出精英强将参加该剧原创,并利用导演、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装设计等方面的强大阵容和戏曲教育资源力量帮助来凤县南剧传习研究所进行创作。据悉,中国戏曲学院将于2024年招收南剧本科班,为南剧培养更多新时代优秀戏曲人才。

南剧《本色》再现张富清感人事迹